



11/ 我倒真希望你们有一腿

——真的认识你的另一半吗？睡在枕边的其实是你最熟悉的陌生人



《苏珊的微笑》

出版社：江苏文艺出版社
作者：叶兆言

张慰芳说：“你今天是不是很累？”
杨道远叹了一口气，说太累了也谈不上，反正现在天天都这样。张慰芳说我倒是有些事想跟你谈谈，就不知道你现在有没有时间。杨道远便问她有什么事，说如果有事，你现在就可以说。张慰芳的眼睛转向小艾，然后又看着杨道

远，似乎有什么重要的事情，一时不方便说出口。
站在一旁的小艾不管三七二十一，她首先想到肯定与白天来过的那个小伙子有关，于是就脱口而出：“今天有个人来找过小艾——”
杨道远一惊，问是什么人。
张慰芳连忙掩饰，说别听小艾她瞎咋呼，根本就没什么人，也没什么事。小艾一本正经地检举揭发，说你当时的脸气得都变了色，怎么还能说没事。
杨道远更加好奇，他看着张慰芳。
张慰芳只能继续掩饰，说好吧，我会跟他说的，不过小艾你先出去一下。
小艾嘀嘀咕咕地去了，张慰芳已经想好了要说什么，她不愧不忙地告诉杨道远，要谈谈他和小艾的事情。
杨道远没想到话题是这个，有些不明白地说：“不是有个什么人吗，怎么又变成我和小艾了？”
杨道远自作聪明地问：“小艾的老家来人了？”
张慰芳顺势扯起谎来：“不错，

她的老家来人了。”
杨道远知道自己现在的这个家离不开小艾，不由得有些担心：“她老家的人怎么说，不会是要喊她回去吧？”
“我也是在为这事担心。”张慰芳一本正经地说，“小艾真要走了，我怎么办？”
杨道远没话可说，他知道她的潜台词，他知道接下来会谈什么了。这可是一个他不愿意涉及的话题。
张慰芳决定直截了当，她干脆就这么问他：“难道你就真的一点都不喜欢小艾？”
“你说什么呢，我怎么会喜欢她？”
“你看不上她是个农村姑娘？你自己还不是从农村出来的，农村姑娘又怎么了？”
杨道远哭笑不得，干脆以攻为守，问张慰芳是不是怀疑他和小艾有一腿。
没想到张慰芳竟然淡淡地回了一句：“说老实话，我倒真希望你们有一腿。”
苏珊与小秦是两年前在学校

游泳池认识的，在社会上工作了几年以后，苏珊又重回学校读研究生。
小秦的游泳技术并不是很好，可是他很好为人师，特别喜欢辅导女孩子。苏珊在游泳池里慢腾腾地来回游着，小秦便主动与她搭讪，一来二去，两人就认识了。
没过多久，苏珊就感觉到了小秦要跟自己玩真格的了，他先是问她住在哪栋宿舍，听说她是在外面租房子，立刻表示要去她那里作客。到假期快结束的时候，小秦终于有了去苏珊住处的机会。他们在外面看了一部下午场的电影，然后找了一家小馆子，胡乱吃了一些东西。那家小馆子离苏珊的住处很近，于是就顺理成章地去看，到了楼下的时候，小秦说你等一等，我有点事，马上就回来。苏珊不知道他搞什么名堂，想他也许是不愿意第一次上门空着手，要去买束花什么的。
苏珊回到住处不久，小秦便想响了楼道的门铃，苏珊没想到他这么快，开门后只见他空着两只手，傻傻地站在那儿。

小秦喝了一杯茶以后，先是神色慌张地东张西望，然后又十分轻薄地说：“我觉得我们应该做些什么。”
苏珊不明白他的意思，正疑惑着，小秦放下茶具，站起来，走过去要拥抱她。
苏珊一把推开了，说：“喂，你先搞清楚好不好，我是有男朋友的人。”
小秦说：“我知道你有男朋友。”
“那你不应该这样。”
“你要是不愿意就算了。”小秦从裤子口袋里掏出一个避孕套，故作潇洒地扔在小茶几上，老气横秋地说：“这种事反正也勉强不得。”
苏珊觉得很搞笑，说：“你居然还随身带着这玩意儿？”
“什么叫随身带着，我刚买的。”
“刚买的？”
“就在街角的那个自动售货机上买的，很简单呀，投币进去，啪的一声，它就掉出来了。”
小秦这么一解释，苏珊终于明白他进门去干什么了。

19/ 屠老庆的事情败露了

——讲述山东干部南下的故事



《南下》

出版社：山东文艺出版社
作者：赵冬苓

屠凤良终于还是抢了一批粮食，连带着抢了一些牲口。第二天一上午，屠凤良呆坐在椅子上几乎没怎么动过，一个已经吃得红光满面的手下端了一碗肉和一碗米饭过来，屠凤良睁开熬得通红的眼睛看着饭，又看着手下的面孔，叹了口气，没说话。
县委大院里，王三成正和前

来增援的正规军首长握手。他们身边，身着军装的战士正扛着各种武器源源不断地开往大坞冲。屠凤良的那碗饭还热乎乎的时候，正规军和武装大队已经跟村外驻扎的土匪展开了激战，噼里啪啦的枪声和不断传来的坏消息让屠凤良彻底绝望了，他狼狈不堪地带部下从村里跑出来，气急败坏地吩咐上山。土匪大部已被歼灭，屠凤良带领残部跑到山上去了。
剿匪取得阶段性成果的第三天，孟思远带着一支十来个武装队员的队伍进村来了。大坞冲是一个藏在深山里的村落，此刻，家家户户紧闭，一片萧条冷落。屠老庆陪着孟思远，老骡头也在队伍里。大坞冲是出了名的落后村。过去出了名的穷，出了个屠凤良，又成了出了名的贼窝子。
果不其然，村里的人一直在屠凤良的阴影下生活，和外界接触极少，心思也很难捉摸，群众工作很难开展。孟思远知道群众工作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工作队召开群众大会时，土台子上挂着

群众大会的横幅，但台下空无一人，只有孟思远和屠老庆坐在土台子上；工作队员去敲一户人家的门，门一开，女人一看到外面站着的是工作队员，又乒地关上了；一个农民牵着一头牛在街上走，老骡头热情地过去打招呼，农民牵着牛迅速地离去；山林里，一个农民正在自家田里干活，工作队员走过来，农民赶快扛起农具离去……这一切，愁坏了工作队的所有成员。
孟思远认为，大部分农民就算当了土匪也是被迫的。村民不和工作队接触，是心里有顾虑。只要把工作做到家，他们肯定会和屠凤良划清界限。全村那么多人，总不是铁板一块，总会有人恨屠凤良，也会有人愿意站出来。姓屠的，顾虑可能多一点儿，可以先做那些小姓的工作。
第二天，孟思远和老骡头想先到一家姓钱的小户人家做工作，他们便顺着山路寻去。正走着，突然见一个健壮的女孩儿手里挥舞着一把镰刀追一个偷稻谷的青年，一个老婆婆坐在地头

上，痛苦地捂着胸口。这时候，老骡头已经跑到那老婆婆身边，把她扶起来。那个姑娘把稻谷追回来，也不理孟思远，把娘背在身上就走。原来她们就是姓钱的那户人家。孟思远二人去收拾那些散落在地下的稻谷。收拾完了，就扛了两大捆稻谷去钱家拍响了院门，可吃了闭门羹。
二人回到住处，趁工作队开会的时候把这件事说了一遍，屠老庆都快笑瘫了，说这个丫头厉害得很，从来就把自己当男人用，从小就泼得很，一般男人也不敢惹她，所以也一直没嫁出去。本来还有一个哥哥，在外面上学，后来听说经了商，再后来就没音讯了。
会开到很晚，大家在地铺上都睡了，孟思远趴在桌上琢磨宣传口号。第二天一大早，屠老庆提了菜篮子走了。儿人看着他的背影。老骡头站起来也匆匆走了。
午后，老骡头气喘吁吁地回来了，果不其然，按着孟思远的预想，屠老庆进了匪窝。屠老庆的事情败露了，他悔恨不已。原

来，屠老庆的妻子果真被屠凤良扣押做了人质，但前两任县委书记的被害和他无关。孟思远希望县里能给屠老庆将功赎罪的机会。
工作队站稳了脚跟，孟思远顺着巷子走着。街上的人，他已经认识大半了，一路走，一路温和地和打着招呼，碰到了玉秀正背着母亲去医院。孟思远热情地接过老人，一路小跑着到了县医院，累得都喘不过气了。经过检查，老人也没什么大碍，只是长期的营养不良造成的虚弱，养些日子就会没事的。
玉秀娘躺在床上，跟孟思远说着感激的话。孟思远惊讶地发现，这位老人就是自己苦苦找寻的常山的母亲。原来，常山原来叫钱长山，参加革命后为表示革命者不爱钱，就改叫常山了。
县医院安静的病房里传出一声长长的哭号。即使在常山的墓前，孟思远也没有这样号啕大哭过。经历了这么多日子的苦苦寻找，在这位白发苍苍的老母亲面前，他却再也忍不住积蓄在胸中多少个日夜的哀痛，放声大哭。

31/ 范广鸣事件

——中国足球反赌打黑第一现场 著名足记出书再抖黑幕



《球事儿》

出版社：中国三峡出版社
作者：郝洪军

黄健翔回国后，央视领导找他谈话，严肃批评了他。而当时的媒体对他的质疑与批判也铺天盖地。最让他难以接受的是，一

封伪造的“道歉信”在网络上广泛流传，这封信里，黄健翔几乎是痛哭流涕地向全国球迷检讨……
作为随国家队到西亚采访的记者，我目睹了中卡之战的前前后后。我一直相信，球迷的眼睛是雪亮的，但某些球迷却总习惯为中国足球的“现象”兴奋不已，而不肯为“本质”沉思或悲哀。中卡之战究竟发生了什么？
警方两次公布案情，2009年11月25日，人们只听到范广鸣的名字；而12月11日，人们在央视的画面里都看到了这位前足协官员。
两次不同程度的“露面”，让人们产生更多的联想：范广鸣的案子注定了是在侦查、审理之中，一旦公布他的案情，会不会牵扯出足协官员？
范广鸣几个月前被抓时，有

人猜测是跟他运作球队到新加坡踢球一事有关，但在警方公布“中国球队在新加坡打假球、赌球的问题”时，王鑫是重点人物，并没提及范广鸣。这难免让人猜测，范广鸣的案子即使与新加坡案子有关，也不会是重要犯罪行为。被抓的真正原因，可能是他在足协任职期间的某些行为，这意味着，只要范如实交代，注定有足协其他官员落网。对于范广鸣事件，也有自作聪明之人，比如那个叫马德兴的人。11月11日光棍节这天，他身在科威特，心系国内打假扫黑。他在一篇文章里也谈到范广鸣，他的结论是：“范广鸣确实是被带走了，但是，范广鸣本人对于国内联赛参与事务并不多，而且，辽宁警方之所以将范广鸣带走，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新加坡的赌球案子。”他最后的推论是：

“在这种情况下，范广鸣被要求协助调查，怎么就可以与‘中国足协操纵打假球’之间画上等号呢？”
此君在圈内混迹多年，一直是“保皇派”，在足坛重大事件里，喜欢从“技术”角度为足协揩屁股，这几乎成了他赖以生存的本事。此次打假扫黑，警方尚未给范广鸣一案定性，他却急着跳过墙来为足协辩护，这犹如生日蛋糕上落下一只绿头苍蝇，大煞风景。
自打假扫黑以来，遍观所有报道，我从没有见过哪家媒体说过“足协操纵打假球”，但有“足协卷入假球案”的说法，因为任何一个正规媒体都知道，敏感时期不负责任的定论式的语言会给自己带来什么！
马德兴将范广鸣的“罪名”安置到新加坡作为证据，进而推证

出足协没操纵打假球，这种荒唐的结论也只有他这个英语比汉语好的人才能冥想出来。
事实上，马德兴更适合到足协技术部做个技术顾问，而不适合做一个权威体育媒体的记者。在体育媒体圈子里，马德兴的几次风波都与他为对手的对手“出卖情报”有关，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，影响很坏，难免会被戴上“汉奸”的帽子。何苦呢？如果不食人间烟火又精力过剩，不妨多搞点技术分析，发挥自己使用表格、图片、数字甚至方程式的优势，丝丝入扣地分析，为中国足球发展在数学领域作点贡献。
不再为他浪费时间了，话题再回到范广鸣身上。
范广鸣做过球员、教练，后来在足协竞赛部工作，也是中国足球商务开发的中坚力量。